

品妙遣消 南指戲看



古今劇戲大觀

第 四 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117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編

目 錄

十畫

烏盆計	一
烏龍院	二
徐策跑城	四
陽平關	五
捉放曹	六
桑園寄子	八
桑園會	九
借東風	一〇

彩樓配	一
紡綿花	三
胭脂虎	四
連營寨	五
連環套	六
草橋關	一
浣紗記	八
海潮珠	九
秦瓊賣馬	一〇

曾頭市 一三

採花趕府 一四

十一畫

情天恨海 一六

進姐已 一八

堂樓詳夢 三〇

豹子頭 三一

硃砂痣 三三

黃金台 三四

黃鶴樓 三五

淮安府 三七

許田射鹿 三八

梅龍鎮 四一

掛印封金 四二

魚腸劍 四三

寄生花四五

釣金龜 四六

盜宗卷 四七

盜魂鈴 四九

雪杯圓 五〇

探寒窯 五二

探陰山 五三

探親相罵 五五

得意緣 五六

斬黃袍	五七
斬馬謾	五八
斬貂蟬	五九
梵王宮	六〇
貴妃醉酒	六〇
十二畫	
祭長江	六一
黑驢告狀	六二
黑風怕	六四
黑松林	六五
祭塔	六六
關江州	六八
喬醋	六九
陰陽河	七一
雁門關	七二
華容道	七四
晴雯補裘	七五
富春樓	七七
渭水河	七八
渡康王	七九
雲台觀	八〇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編

十畫

烏盆計

宋時有張古老以打草鞋爲生。因病失業。貧無聊賴。念城南趙大方有一雙草鞋積通苟索之至。或足資一餧粥。憫憫出門。既抵其處。見屋宇巍峨。已非舊景。趙大燒窑爲業。意不能有是疑。已遷移審視門上。則朱標堂名。初非誤謬。遂叩門入。見趙大身所衣者。首所戴者。足所登者。已煥然一新。亦不覺其財自何發。爲言曩日草鞋宿逋。大高聲曰。爾何語者。我豈穿草鞋人乎。奈何胡言。古老默思。人當發財以後。竟有全忘曩日貧賤時事者。嘻。財可輕發乎哉。急改辭曰。否。我固謂先生夥友欠我。而承先生擔負者。大曰。是或有然。古老曰。然則請以錢給我。大曰。錢固素有。然已用鐵絲串上。豈以汝二雙草鞋錢爲汝敗鐵絲串。

乎。古老曰。然則有銀子乎。大曰。銀固素有。亦已溶澆銀山矣。古老曰。然則如何。我難聊生。卽事討飯。亦無一討飯之具。曰。是不難。出一盆給之。古老攜出。而益忽作怪聲。呼其名曰。古老。古老。我冤仇如海。幸爲申之。古老大驚。審之知聲自益來。意必有鬼魂憑附。許愿城隍。奔歸家中。而鬼魂亦隨之至家。堅懇其伸冤。古老從之。引之控於包拯。拯審其實。就益叩其冤。益乃作聲曰。某南陽劉世昌也。往來京華道上。販賣綢緞爲生。偶遇天雨。投宿客店。店卽趙大所主。以其行囊沉重。心起不良。醉以酒而殺之。砍肉醬雜泥土。團成此盆。冤魂不昧。遇張古老索賬得益。故鬼魂得隨之而出。求其至此呼冤。幸老爺明察。包拯准之。提趙大而治以罪。

烏龍院

宋江未投梁山泊時。本爲鄆城縣書吏。縣令頗與稔暱。故江亦權勢赫赫。邑中有土娼曰閻惜姣。薄有姿色。江甚暱之。爲營烏龍院以居之。給奉衣食。備極週

到。但娼妓愛好不專識一佻健子張文遠喜其少艾竟親文遠而疏江。江聞而責之謂待汝不薄奈何幹是非行惜妓不服亦反辱譏之江雖受奚落以愛惜妓亦含忍而已。不料一日宿惜妓所朝起出門遺其招文袋於烏龍院意袋中有梁山泊英雄晁蓋書金在恐爲惜妓所發折回叩之則惜妓固已舉囊深藏矣。問之直承不諱求其將出而惜妓不允必以呈官爲辭蓋是時江雖處鄆城實際與梁山泊已往來甚密故時有書函往來且每餽以巨額金錢俾江揮霍惜妓愛好文遠每苦爲江所厄此時得其通盜之書自然視爲異寶要江可與文遠自由往來江爲其所挾先以金動之謂囊中藏有多數金寶傾囊盡與之但求返其友書惜妓不允必以許與文遠往來爲辭江不得已允之惜妓又促其署券示信江又從之而券既署就惜妓仍不以書還謂之曰此書關係重大儂不能擅爲之主但以呈官君當堂向官領取可也江急甚苦求幾於泣下而惜妓置之不聞終不之理江因大怒拔刀刺死惜妓取書而去閻婆本與女同

居見女爲所殺。遽扭控於縣。縣令厚宋江。欲偏袒不理。文遠傷其所歡。橫遭慘戮。堅執江罪。且當堂囑閻婆上控以脅縣令。令無如之何。以誤殺罪科江流配江州。

徐策跑城

薛氏自仁貴以後。世立功唐朝。子孫榮大。羨之者衆。妒之者亦多。故卒爲權奸搆陷。全家以是屈死。僅薛剛夫婦逃避得免。剛婦紀鸞。英巾幘英雄也。方偕子佔據寒山寨。獨霸一方。剛則流落四方。足跡靡定。首相徐策。素善薛氏。知其冤誣於薛氏滿門誅斬之時。急以己子易薛氏幼子曰蛟者出使傳薛氏一線血胤。稍長有神力。舉鼎游戲。爲策所知。卽挂其祖父慘死之圖語。以報仇大義。蛟因求得策書。往覓其叔母鸞英。在山下爲英子葵所厄。蓋二人小小分離。不知卽同堂兄弟也。蛟力戰敗葵。乃得上山。呈書於鸞英。英乃以告薛。二人從此知好。旋剛亦投軍至。鸞英夫婦父子兄弟。遂得團聚一堂。悉起寒山之衆奔。

長安報仇。兵抵城下。策老眼昏花。尙不知反叛者爲誰。蛟詳語以故。策始明爲薛氏報仇之師。乃命放蛟等入城。策舉前事。略責剛等。卽令其兵士暫退。待上殿奏知武后。再作下落。時武后臨朝。聞報大驚。急斬搆陷薛氏之人。追封其先代剛等。乃罷兵歸朝。故此劇亦名薛剛反朝。所以名徐策跑城者。以策聞薛氏出師報仇之時。念及其子孫英偉。不愧將門。將來冤仇既雪。轉瞬可卜門庭重振。英名遠揚。徒步上朝。不自覺其腿之何以遽健。步之何以遽速也。故名。

陽平關

自黃忠斬夏侯淵。取定軍山以後。曹操大憤。親領大軍壓蜀境。爲淵報仇。以徐晃爲先鋒。王平副之。蜀師聞訊。孔明仍遣黃忠往刦。輜重命趙雲爲接應。忠精神抖擗。雖以年老。而豪邁好勝。仍不殊少年。聞命慷慨。直赴北山。斷曹軍糧餉。臨行約雲。謂晌午成功。則已過午不遇。請往接應。雲謹守其約。整軍待之。抵午而忠軍無耗。遂引兵往援。單騎殺入重圍。爲忠救應。是時忠正在圍中。力戰曹

軍憤勇廝殺。以寡敵衆。勢究不及。故圍困垓心。卒不能殺出。幸雲衝入。得相偕力戰。突圍而出。雲以忠副將張著仍在圍中。既援忠出。又衝入援張出險。然後歸營。知操必率兵追至。令左右埋伏弓弩。大開營門。單騎立門外以待。操率兵至時。見狀以其有備。揮兵自退。而雲一聲令下。萬弩齊發。曹軍大駭。雲率兵追上。操窘迫甚急。退守陽平。棄寨而逃。雲乃奪其軍械糧食而歸。途遇徐晃。以鋒銳之師。又併力擊敗。直追至漢水之前。晃正背漢水結寨。謂師韓信成法可卜勝算。王平諫阻不聽。此時敗兵爭渡漢水。死傷益衆。晃幸獲脫險。逃歸。王平營中責平以按兵不救。坐觀成敗之罪。逐出營外。平憤無可洩。因投備自効。備方偕孔明乘戰勝之威。督師前進。欲窺漢中。得平益知操軍虛實。即令前軍渡漢。背水結陣。布置既定。會得操戰書。備屆期自出陣會操。一言不合。即下令互殺。操仍大敗。乃棄陽平而走。

捉放曹

曹操與董卓等奸惡耳。而操知出卓上爲禍尤烈。然當卓跋扈之時。操方爲驍騎都尉。所以謀之者無不至。乃於己執柄時。師其成法。每况愈下。殆亦所謂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者乎。豈人無負我。寧我負人者。本奸雄之主旨乎。獻帝優柔寡斷。卓專橫時。雖廷臣側目。竊懷私憤。帝卒不敢明彰其罪。操乃請於司徒王允。願得七星寶刀而死之。重安漢室。允與之。操懷刀入府。值卓方晝寢。操力鞘甫啓。卓已驚醒。問操何事。操素有機變。詭稱獻刀。卓受而不疑。操出。卓述其事於堦李儒。儒明其奸急曰。是操謀刺不成。因獻於主公耳。卓悟。遂下令捕操。圖形畫影。期在必得。操潛逃至中倅縣。不幸爲關吏所獲。陳宮方令中牟吏獻之。宮知爲英雄。乘間私訊以所圖。操大言曰。歸故里。召豪傑。舉義師。誅卓安漢室。耳。宮壯之。棄官偕逃。操途遇其父執呂伯奢。固請過從其家。操不能辭。從之。伯奢自出沽酒。而令殺豕以待。操負罪於身。處處恐人謀己。聞室後磨刀霍霍。驚甚。仗劍入室。盡殺其家屬。宮阻止不及。入厨下見一豕被縛。方明其故。宮又

痛責操孟浪。操乃曰。事已至此。悔亦無及。速逃避禍可耳。偕宮倉皇出走。值伯奢沽酒歸。操又出其不意。執刀殺之。宮因曰。一誤豈容再誤。汝奈何至是。操曰。不殺渠渠歸家見狀。必殺我曹。我甯負人耳。不願人負我也。宮以是知其奸詐。投宿逆旅時。遂留書責以不義棄操去。

桑園寄子

晉人鄧伯道有弟曰伯儉。兄弟甚愛好。伯儉中年喪命。遺子鄧方。並其寡母。伯道善視之。育方類己子。旋黑水國石勒入寇。中原擾攘。雞犬不甯。伯道急率子侄從方母至潼關暫避。中途遇寇。方母忽與伯道相失。以問二兒。兒但哭曰。爲賊兵搶掠去矣。伯道擬趕上訪問。而子侄俱幼稚。不能速行。求伯道背負。伯道年老。不能並及。負其子則侄哭泣不能成行。負其侄子亦如之。伯道左右爲難。進退維谷。遲疑有頃。慨然曰。弟死婦亡。僅遺此一塊肉耳。苟並此不能保全。爲亂兵所乘。其何以對我亡弟哉。負姪於背。決計棄子。苦子追哭於後。重累其身。

路遇桑園。因給之曰。爾腹中亦有飢意乎。彼纍纍桑葚。可取以充飢也。子信而攀上伯道。遽忍痛縛之。咬指裂帛。血書姓名籍貫。置其懷中。決然前行。更不返頭。方母氏以亂兵衝迫。與伯道相失。此時隨諸難民後。亦自桑園前過。見樹上繫有一人。大類其姪。近察果然。解下攜至潼關。亂平以後。一家仍得完聚。

桑園會

春秋時魯有秋胡子。納妻才五日。往任於陳。(一作楚)經二十年而歸。將至家時。見路傍有一美婦。年華半老。風韻依然。審視有頃。覺其形容頗肖妻氏。但以離家日久。亦不敢遽認。乃叩之曰。嫂知秋胡其人乎。婦曰。其家密邇於此客官。何叩者。秋胡曰。某與渠曾有八拜交。我回魯時。曾托附帶黃金萬兩。並家書一封。在故。敢動問嫂。氏婦怒其謊詰之曰。爾旣與秋胡爲八拜交。亦知其身世乎。曰知之。渠字高強。父祖旺早。世家有寡母。並婦在此。俱得渠口述。某盡憶之。婦曰。然則是矣。請卽以書函交儂。儂卽其婦也。胡欲窺其節操。戲之曰。嫂夫人猶

苦念何爲。彼秋胡良心喪盡。已在陳另娶矣。婦怒曰。渠另娶與否。何涉爾事。胡曰。我憐嫂子。故以爲言。嫂苦待二十年。空房寂守。至於今日。而胡卒不歸。其情可知矣。嫂不寂寞乎。某憐嫂甚。願……語未竟。婦斥之曰。爾人也。奈何無賴。至是胡見其不動。出金示之曰。我有金在。願餽夫人。婦唾之。悻悻自歸。以告其姑。姑正詈狂夫無理。而秋胡忽歸。母喜出望外。令婦出見。婦出見胡。卽爲戲已之人。不覺含憤。立返身而入。以爲有夫不肖。不如死却。遂作絕命詩一首。懸樑自盡。待胡偕母入後房時。婦氣已垂絕。援婦使下。有頃。始蘇。姑叩其故。婦曰。戲我者。卽此不肖夫也。姑責之。令跪。婦前服罪。婦因釋之。此劇出列女傳。秋胡婦故事。惟一死而一遇救獲免。則出編劇者點綴耳。

借東風

赤壁之役。瑜之所以敗操者。固由火焚。而火之所得逞者。則全在於風俗。謂諸葛亮於此役。曾借東風助瑜成事。借東風一劇。卽演此事耳。時操勢正盛。下荆

襄敗劉備率大軍八十三萬水陸並進壓迫吳境有平吞江東滅此朝食之勢。吳主孫權命周瑜率兵拒於赤壁顧以勢盛亦不敢輕敵荆襄龐統暗爲吳助。以操北軍懼風浪以連環計獻謂江中船隻大小配搭鎖以鐵鍊卽有風浪亦不懼其顛播矣操爲其所愚竟如計爲之瑜登樓船望見不覺大喜破曹計謀火攻妙策於是乎定以時在隆冬西北風多而東南風少曹軍本在西北而吳軍久處東南果用火計不得東南風將殃及自己人馬是不能勝人直將害己瑜以此躊躇久矣顧天事不可知終不敢輕用火攻日夕營繞心中至於成病諸將聞之咸入帳問安肅以報亮亮曰都督之病我能醫之肅導之人帳診視瑜疾亮略事卽書「長江水戰大破曹兵安排妙計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示瑜瑜不覺震驚亮又自任能回造化借東風囑瑜遣將士在南屏山下築一七星臺臺凡三層層高五丈一層設五色旗幟二十八面應二十八宿二層設紅旗六面黑旗七面應南北斗三層用黑白旗八面應乾坎艮震巽離

坤兌八卦。各用看臺兵四名。童子十二名爲侍。遠離婦人。雞犬不聞。亮披髮禹步誦呪。祈禱謂能得東風三日夜。瑜從其言。而忌亮益甚。蓋以亮有是奇術。將爲東吳之患。將待其風起誅之。而亮已見及於此。迨瑜令丁奉徐盛蔣欽周泰陸續至南屏山時。亮已脫身久矣。

彩樓配

我國俗尙奇異。有所謂拋球成親者。往往舉行於大家。以大家有愛女者。求婚請字者。每紛至沓來。此也雄於勢。彼也長於才。此也豪於財。彼也豐於貌。每令爲之父母者。目眩而心亂。不知適從。乃令其拋球以定婚嫁。聽冥冥中默爲主。持近此風不作。而稗史說部。猶津津樂道之。尙著聲於人口。彩樓配卽其例也。有王允者。在朝廷居宰輔之位。有三女。長嫁蘇龍。次嫁魏虎。獨三女寶川未嫁。寶川爲其父母最鍾愛。趨勢慕炎者。乞婚允前已衆矣。允不得已。蹤前例爲拋球成親之舉。高結彩樓。令寶川拋球爲定期。垂屆矣。寶川忽得一斗大紅星入。

懷之夢。中心驚疑。正不能釋。游園之時。於門次見一乞丐。臥處有紅光籠罩。知其非常。令侍婢延入。訊其姓名。知爲薛平貴。父母俱亡。故流落至此。寶川見其相貌堂然。知將來必貴。遂賜以銀米。許以終身。並以彩樓招婿之事告之。囑咐時前來接球。及期。貴介公子聞而奔至者無慮數百。俱默禱於天。願蒼蒼默佑。彩球落其懷中。平貴以有寶川命在。亦不愧形穢。廁身衆中。雙手高舉。作接球之預備。衆莫不目笑存之。謂天鵝肉豈入癩蝦蟆口者。奈何不自量。至是。顧球發而衆人意爲必得者。乃竟不得。衆人意爲不能倖得之薛平貴。則竟在其懷中。衆怏怏去。平貴後卒偕寶川成親。

紡綿花

有小家婦。青年嫁夫。夫本小經紀人。重利輕離別。出門貿易。三載未歸。婦在家紡綿花。藉十指所作。得以自給。日者紡花無聊。口唱小曲自遣。其夫適作客歸來。竊聽門外。聞婦初作歌曰。正月裏水仙。朶朶開。問郎君來是未來。二月裏杏